國朝文錄續編

百尺梧桐閣文錄引

百尺梧桐閣集揚州汪蛟門先生著首有黃岡杜于皇序稱其文第一詩二詞三其文之所以佳以其質堅氣厚才地有餘而一稟于裁高古頓挫使覽者惟恐其盡蓋鄒驛於王以達於韓者余讀之書傳最佳序於冠冕之題間有鈍處冗處記於平實之題亦有板處拙處若乃悲傷寥落描畫空虛一往情深無端感觸洵乎由介甫之門逕而入昌黎之奧閫者徐健菴司寇憺園集有蛟門墓誌稱先生文辨道論一篇最佳蓋爲朱方旦扇惑朝士而昌言以排之者其文今不見集中又稱有續集十數卷未刻則其文

尚不止此然余讀其與陳椒峰論諱與曹峩眉論白烏詩詞意凜然已足見先生之爲人矣今錄其文爲一卷

百尺梧桐閣文錄

揚州汪懋麟蛟門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上工部尚書陳公書

懋麟稽顙再拜謹奉書大司空陳公閣下春初伏讀詔旨知　朝廷廣搜文學之士用備顧問著作之選四海欣欣拭目以賀得人繼覽諸公卿薦疏暨中外所舉被徵者若干人不才如懋麟亦重辱閣下與大司馬王公之知疏名入告不謀而同踧踖羞懼者累日即擬齋沐奉書兩閣下具述所以不敢赴　召之意二月中聞閣下有太公之喪不敢即通重念懋麟無狀平昔侍閣下側最疎乃苟不

罪更目以非常不敢忘束芻負局匍匐越疆弔哭於太公之堂時聞閣下將歸祇候四十餘日冀得一面奉慰孝思卽迷區區之懷又聞舟楫多阻糧盡而歸唯垂察幸甚懋麟之不卽赴召也大旨不過兩言謂不敢忍之情與不敢信之隱父母之喪不容假借此禮之不必更言者竊近代以來奪情起復號稱才能始猶大吏近及有司見於彈文挂於部議者累累猶靦不知止懋麟忍復蹈此耶奪情之事古亦有之必將相大臣身繫國家之重如鼂錯父死旬日以御史大夫調兵食翟方進後母死三十六日復起治丞相事房玄齡蘇頲張九齡寇準皆帷幄重臣願終之而

不可得者豈後世故鬻祿位者比哉閣下受恩兩朝身任
司空當四方用武之日戈甲器用一切取辦於俄頃　上
方親爲倚任責不可謂不重任不可謂不專而　朝廷必
聽閣下之歸而不奪以非禮者誠以此禮之不當奪而亦
知閣下之必不可奪也且近日奪情之事多見於外吏不
見於京朝是禮法廉恥猶在乎此也懋麟縱不肖忝竊近
禁有年顧忍蒙面自欺託　詔旨以希榮遇邪所謂不敢
忍之情者此也凡人之才力貴乎自審僞託以欺世不可
也況欺君父乎今
皇上孜孜好學求賢自輔所望甚厚所資甚遠必如　詔

旨所云學問淵通文藻瑰麗乃爲稱　旨則古今幾人從來被徵卓然見於史冊者亦寥寥矣如東漢先後徵周黨王良樊英徐淑諸人不過布被瓦器以名高卒無奇謀深策一時失望見譏於范升張楷左雄之徒唐開元初因選敘太灑縣令非才召錄殿庭惟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此往事之可笑者也唯元世祖徵處士劉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留心經學不事訓詁拜右贊善大夫當今日求如因者不敢謂無其人然豈遂若是之多乎倘不自揣度因緣竊附一旦放歸學問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所謂

不致信之隱者此也閣下知戀戀戀戀不敢負亦竊謂必如此庶不負閣下之知辱　朝廷之詔用自策勵讀書進德報　國家以謝知己實他日事也今不敢遽必耳炎暑方盛伏唯孝履善保尊重臨書惶悚

兩意何等堅重文亦淸老

與曹峩眉論白烏書

入京二十餘日冗雜百端心神耗頓與吾兄甫一會面真疏濶矣昨奉來教深荷垂念兼讀白烏佳什博雅標緻得大家咏物之體見獵而喜思一步和意緒荒穢不能成章即强爲之恐亦不能過吾峩眉也僕自入京時即聞江南有獻白烏者

上方駐西苑不以爲祥尋常蓄之僕聞而嘆曰古聖王所寶者嘉禾瑞麥雖有奇禽異獸與怪物等區區羽毛不足爲盛世之祥也明矣且白烏果祥耶抑非祥耶考於古麟鳳龜龍兕鹿魚燕之屬俱有以白名者或爲國瑞爲家禎

雜見於晉傳未聞有白烏齊高帝時有獻白烏者帝問何瑞范雲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高帝信其言以爲感應之理然其說固虛誕不足據安知非諂媚以希旨者哉夫烏者烏也烏而白失其本矣烏頭白詩人猶惡之況純白乎僕以爲烏水烏族也白水氣也不林而陸爲人所獲失所處也又見於江南江南澤國也今江淮之閒洪水爲災衝隄防壞城郭沒田舍民饑餓漂轉以死者道路相枕 朝廷日夜爲憂方遣大臣發倉廩急拯捄之策吁嗟小烏實兆之矣然則白烏果祥耶抑非祥耶在吾兄以瓌偉博辯之才如有以見其大則不當作是

詩以歌詠之使傳於後世而費識於君子也僕旣不能爲
是詩又因吾兄之詩而議論之得毋謂僕之好辨而自掩
其拙乎是固僕所甘受也吾兄其何說
詞嚴義正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

與陳椒峯書

不孝懋麟再拜稽顙椒峯足下車騎入京吉事也過不孝廬見有先君之喪易服而弔慰唁逾至哀感伏地復蒙留青見教謂先君行述後未列某某塡諱恐荒迷遺錯憐而教之誠叩頭叩頭夫諱名之義載在禮經魏晉以來人子尤謹不孝敢不愼顧讀曲禮卒哭乃諱蓋葬而虞虞然後卒哭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又考檀弓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此雖國君之禮而實則卒哭乃諱之通義也則不孝於初喪固非當諱之時矣不孝識劣無似區區之懷將欲狀請於當代

名卿先生求賜之傳銘於義又不當諱矣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述其親之生平而先自匿其名天下後世何以稱也又考喪服小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姓與伯仲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蓋愛之而錄其名也名可書於旌獨不可書於行述乎雜記有云免喪之後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孝子之心久而且然不孝敢自安乎顧臨文之際雖在古人臣可以名君子可以名父如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昌者文王之名也太史公自序曰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則遷直

名其父且名其祖矣此豈復有忌諱哉若臨文執筆更屬一人從旁塡其親之名不知此一人果某孰吾親之名乎抑人子乎書曰述以授之也自近世塡諱之說不知何自始也例假貴人或隔百里千里必書其官爵以爲榮又不知臨文時戒書忌足以諱之或不必諱而仍自塡之也甚有婦人死亦書塡諱氏者近代婦人多無諱不知又何塡也若云塡氏則未聞並諱其氏者今喪禮不諱其矣揚俗銘旌之旁亦書貴人姓名甚或書數貴人爲光顯不尤可怪乎不孝淺陋不學又當大故罔從考正里中親故亦多以不書塡諱見譏敢因合數術此欲言未審於禮有當否

伏藝匪示辛甚

近世此禮實是可笑非此文不足以破之

贈吕微君七十序

從來尚氣節重門閥者莫如東漢諸君子以及江左六代之習名賢畸士伏處田野放言高論品目人物公卿大臣畏其譏彈得一言爲榮辱世家大族世承通顯輕纖儇傲習爲清譚互相誇誕當是時望其丰采聞其論議非不愛惜而嚴憚之及其弊也取禍最烈鉤黨之獄僇辱之慘至於曹節侯覽之際益有不忍更言者也君子之處世也豫乎時其立身也準乎道當漢之末天下之不可爲雖愚人知之矣而李范諸君子汲汲於空言標榜卒無毫髮之益與國俱敗東晉以後偏處一隅王謝之族罔恩卹新以恢

社稷乃以人地相高自謂去長風流追戎馬截輿簠簋登見求爲庶民以自免者百不得一嗟乎清流華族其間賢不肖之殊雖相去萬萬而好名取忌同歸於禍正不能以寸余嘗讀書至此既廢書嘆息而於申屠蟠謝瞻之徒則有取焉當范滂諸人非訐朝政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諸生爭慕其風蟠獨歎曰處士橫議今之謂矣乃絕迹梁碭間自同傭人超然評論謝晦權遇既重賓客輻湊瞻獨驚駭以籬隔門庭謂非門戶之福又嘗以微言裁抑靈運不得商搉人物之二人者庶幾察乎時準乎道故能處衰亂之世卒免禍難雖謂之君子可也如皐冒徵君者初以

貴公子負才任氣當勝國承平無事之日翺翔南都與一時名賢相交結聲稱嘖嘖無何天下大亂南渡特且黨人用事公與侯朝宗陳定生諸子詆讓權貴幾罹大禍後乃棄官屏迹海隅束身奉太公暨副公暨母太夫人養三十年不出庭戸又能友於弟昆推讓千金終始不渝遐近稱之嗟乎以公少壯之志眞欲側身李范驕語王謝及時不可爲見機明決發其聲華歸於蕭宋廿同鄉里自好之士豈非賢與凡人之患莫大於染習而不返少處貴盛中際衰落加以災難横逆非意相干苟無道以處之輿感今昔悲從中來不知此身何所歸往亦寂矣余與公游十餘年

服其文章氣誼巍然宿老嘗於江南北山閒水際歌樓酒壁聽其敘前代名卿黨逆門戶排擊是非邪正之事以及南都才人學士名倡狎客文酒游燕之歡爲之色飛神動不知酒栝之躞案也噫若公者何可一日離耶惜余居郡中相望數百里今又將奔走京師公甚念余以令子青若來別問起居則言今老矣病足園居口不問戶外事而邑有饑饉災患緩急諸大疾苦則捐飲食拯救之家雖乏無不計也明年三月壽且七十請一言爲贈不敢辭因念公五十時大倉吳祭酒爲之序及六十穀梁在京師合肥龔尚書爲之序是誠足以爲壽矣今年益高顧所取益卑変

滿天下乃無所取而獨有取於名位至賤之士何與公嘗云子實知我故穀梁靑若亦不欲取諸他人噫旣以余爲知我則不敢以不知我之言進姑以平昔感觸於東漢江左間事者爲公述當爲余與酒滿引擫袂欣躍如覩少壯時高巾大帶譚笑於公卿坐上時乎旣復自念事與時遷屏居田畝忽忽終老得毋有伏櫪而悲者乎二者皆非余所望於公也余請舉一觴約一言以祝曰學道以觀時雖安坐而至於數十百歲可也公其許我乎

大波大折頓挫激昂情至文生議論與神致都勝

十二硯齋記

余故園高梧深竹之處而走京師塵土蒙翳之鄉擕儆篚缺硯從二三老奴賃屋以處今日徙而西明日復徙而東如饑雀倦鳥驚飛擇木不能指某樹某枝常爲棲息之地但苟得所止即幸矣壬子秋九月余淸羸臥疾夢入廣庭四面列大几几上古硯多不可以數計曜光瀅瀅爰取其十二出登小舟歷山澗見夫淸泉白石洗弄不輟覺於枕上賦詩紀夢喜而名其齋噫亦幻且怪矣而四方賢士之與余友者不以爲幻且怪多樂爲傳道衆爲作記與詩遂若眞有是硯與齋者以假而不知其爲夢也嗟夫自余來

京師初借廡於友人旣凡三徙乃獲假館於斯庭止兩楹內置書籍外延賓客又烏有所謂齋者乃客有賀余者曰予向所賃屋傾欹卑下客至多不敢坐立若將覆焉今大司農渠公賢而好士推宅於予屋雖小疎朗明潔焚香洗硯坐北牖下嘯歌自得是予之齋覓有善於此者矣予不見今之享富貴利祿者必金飾其居羅致玩好以爲酒食博塞之地而亦託名於人曰此齋也此齋也視予之隨所處而自得者何如也余曰然乃屬秀水朱子錫鬯書其額以誌吾齋云

起勢最勝雅似柳子

王鈞侶傳

王鈞侶名學節宛平人大宗伯敬哉公毋弟工繪事不屑屑師古所畫山水樓觀人物草木蟲魚蕭遠閒曠間出古人之上人爭貴之性任誕不羈非其所悅雖權貴人迫之不輕作鈞侶生五歲而孤多疾病習懶慢不喜爲章句學學擊劍走馬舉武科爲興州衛千總久之不樂棄去放浪家居益肆力爲畫宗伯公素友愛鈞侶未嘗倚門地請謁足不至公卿門或乏之食不肯向其兄及從子輩索一錢甘心貧約以繪事自食其力士大夫雅慕其人求畫者滿戶外必先償直後欣然命筆先是京師未有知之者大司農

梁公最先賞識稱爲絕藝鈞侶亦感公知己獨樂爲公畫一日厚酬以綃帛辭不受曰崇節貧安用帛爲更易金如其常直强之乃受其廉於取又如此　朝廷聞其名召見中和殿鈞侶偉丰儀鬚長數尺

上命起立視良久令供奉畫苑時年六十餘矣以足疾引退從子司空公爲築室娛老遂不出未幾以病卒畫益貴鈞侶生平不飲酒喜婦人得金卽持往狹邪立盡初私一婦其夫覺捶之創甚婦自經一夕坐室中見婦忽至似有所語鈞侶大驚憒家人於簾間見婦袖影隨之入遂不見亦異事也鈞侶初學畫於崔秀才青蚓名子忠又字道母

萊陽人流寓京師宗伯公暨萊陽諸朱皆與厚善畫尤絕
俗工天官佛子鬼怪諸變相與諸暨陳洪綬齊名爲人淸
古傲岸不苟隨人遭甲申亂失生計入敗窖中自餓死嗟
乎君王與崔者殆所謂狂狷者流與以彼才技使稍就繩
墨其所傳當不止此乃俱以任誕死惜哉倘生長江南好
事者爲之延舉而推重之豈出倪唐諸人下今竟湮沒不
傳是亦有命也夫崔生死行事不盡傳司農梁公謂余云

此頁畸人文亦不減新唐書文藝傳

楊節婦經氏傳

母性經氏揚州人生而類淑嫺容止幼稟父訓聞說貞女順婦諸節烈事傾耳以聽性至孝以多病養舅家思父母輒廢食其母抱危疾臥床久母手調藥進粥不少倦會左諭德濟甯楊公士聰遭甲申流寇之亂棄官南下過揚州以憂憤致疾獨止旅舍郡守任公民育公同年友也憐公旅病無一人侍藥者乃為母媒出俸錢聘歸於公時年十八公病少閒攜母避跡吳越間當是時亂兵四竄盜賊蠭閒劫掠夜伏小舟冒風雨白刃屢窘困絕食而公方羸弱扶持左右藉母力為多尋之常州閶郭外有方丈里者地

最荒宋公曰方垒者方外也是可以隱遂卜居郡有小樓公日夕坐其上俯北望故鄉眺京闕傷國事壞於朋黨門戶君子莫能救雖棄家室絕意榮進自放於荒江草澤而鬱鬱深痛病且不忘輒淚下數升母婉轉承事必勤必敬見公悲憤亦搶泣不能止未幾公卒母年二十一有子三歲矣公遺命棄葬此土示不敢歸寔其志可哀也母卜地爲塋兆將葬公嘗與遺孤守墓側而公諸嫡子來言歸葬便卒歸其鄉母痛哭重違公命乃與遺孤留葬公衣冠里中曰公雖歸其神猶在方垒也自是毀妝蒿簪布裙閉門課績每寒食提遺孤灑酒墓前擗踊號痛墳土盡溼闔

者哀之母教其孤嚴常語人曰兒先公所愛教苟無成未亡人何以歸地下也孤既長力學能文章揚州府學生名逼佺娶常州陳氏孫二人母嘗一歸濟上省公葬處曰余識此佗日從公歸也及還常州一年遂卒時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得年五十

論曰婦人之事人猶臣事主然概責望天下之爲人臣妾者亦難矣當論德公棄官自放非有顯榮富厚也固甘心從公於流離疾困之時卒少寡三十年從公以死以視委身事人享非常之榮一旦易面毀節者何如耶揚州俗恒以女子遠嫁貴人人率以娉麗輕之豈知有持大節如母

者余受知眞定大司農梁公公實出諭德公門諭德公子

持狀涕泣屬爲傳不敢辭也

爲節母兼爲楊公以母相從於患難中爲獨難也文亦

古雅無一字冗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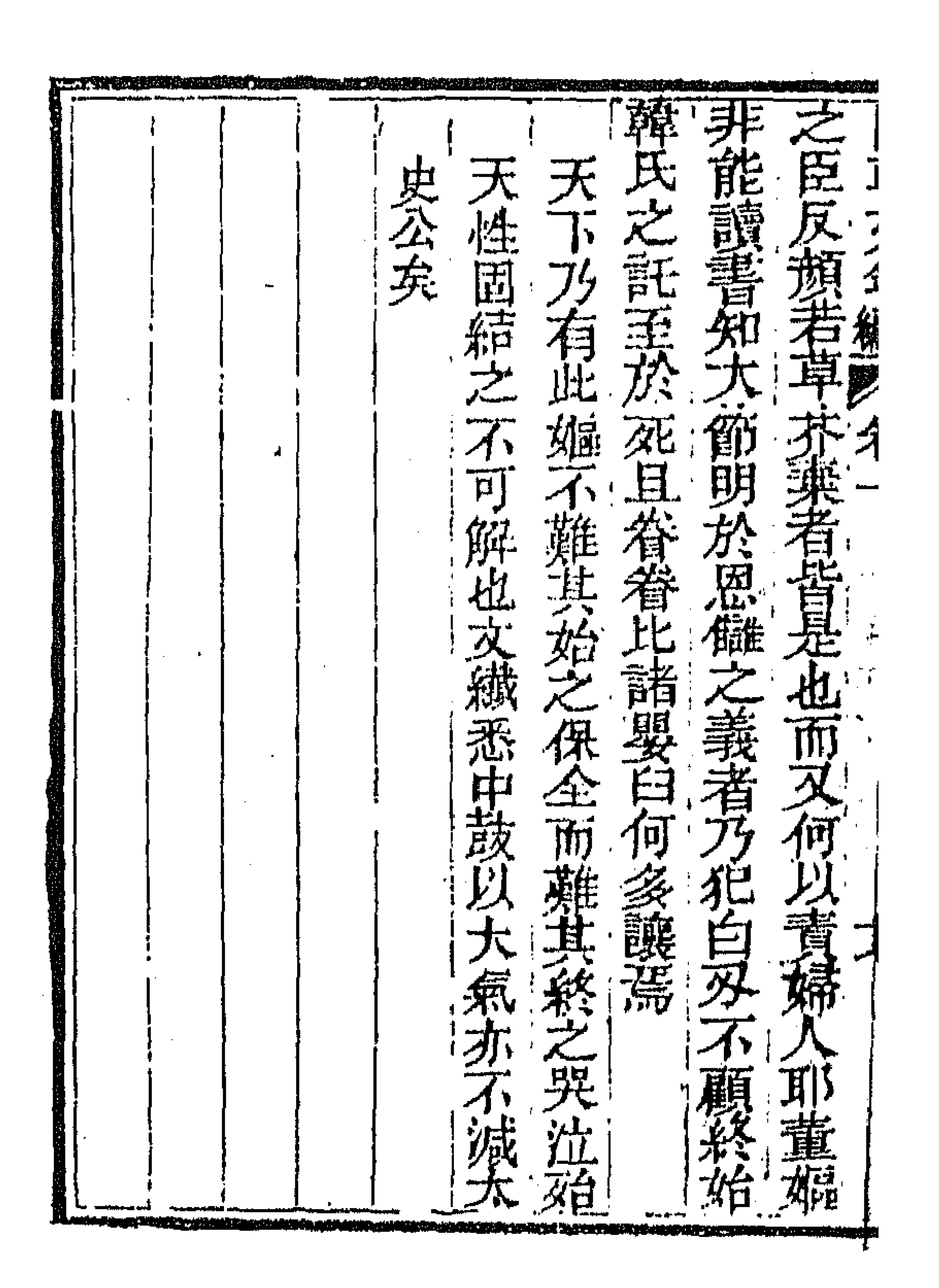
董嫗傳

董氏江都以死節著聞韓文通先生家嫗也嫗給事韓久有恩嘗乙酉城破時先生與夫人蕭氏及其長子將就死夫人痛韓氏之絕也抱三歲兒泣拜嫗嫗泣受襃諸懷即夜遁當是時萬馬屠城城中火起照鋒刃如雪天大雨淙淙與戈甲聲亂殺人塞坊市嫗匍匐蛇行刀頭馬腳之下伏死人中祝兒曰天不絕韓氏勿啼兒果屏息懷中從城竇出匿江灘拾麥穗啖兒得不死亂定投韓之故人高氏義育之及長以有成即余友醉白名魏者也醉白嘗爲余言當吾父母與兄死義時魏之不死一髮耳微嫗有今日

乎顧嫗老矣吾母事之未寒儲衣未饑儲食疾病藥之不幸且死葬以禮自余交醉白二十年酒閒忼慨淚盈熟聞其說者未幾嫗歿一如其言醉白初爲孤童其故人者復以事破家即自爲計嘗讀書僧寺不能朝夕嫗嫗居郭外郵舍思醉白並哀其主夫婦之死也日夜哭不止其子患苦之家畜一牛嫗曰爾無苦吾爲爾牧即牽之埜伏田塍下仰天大哭人莫能勸止也自是以爲常後醉白有事四方得錢歸即往省嫗置酒肉嫗喜持醉白撫弄如嬰兒辭去復大哭醉白憂嫗病且老也豫爲制棺及衣嫗喜即衣其衣壞復制之凡三易醉白嘗館其姊家嫗適倶天向

曉欸門數四醉白臥未起姊恚曰自弟之來客數過雖應門無及也嫗遽起撫姊背曰無多言必若弟之賢而客始來之早也而不然者則迫迫於他人之門矣嫗遂知醉白如此及醉白將昏治居室謀迎嫗會病甚疾呼其子與過新婦家孰視婦泣曰嬰子病且死不及見爾夫婦之好矣善事爾夫爾夫昔抱持從萬死中活有今日其爲人賢且才雖貧勿憂後必大毋效世俗兒女子易爾夫也婦敬謝之嫗歸卽歿得年八十三醉白涕泣請爲傳十數返不倦余耳嫗孰敬嫗聞其死哀之爲立傳

論曰天下豪患背主之徒獨婦人云爾哉嘗觀託孤寄命



之臣反顏若草芥棄者皆是也而又何以責婦人耶董嫗非能讀書知大節明於恩讎之義者乃犯白刃不顧終始韓氏之託至於死且眷眷比諸嬰臼何多讓焉

天下乃有此嫗不難其始之保全而難其終之哭泣殆天性固結之不可解也文織悉中鼓以大氣亦不減太史公矣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孝節王先生碑陰記

西樵先生既歿之三年將葬母弟阮亭先生士禛爲立隧道之碑屬江都汪懋麟書其陰嗚呼先生之官閥世系文章孝義雜見於碑銘傳贊而爲之詞者又皆海內賢士大夫懋麟復何言顧余受阮亭先生知因託交於先生也久追憶聚散離合升沉疾痛生死之際迄今十有五年中間相與登臨飲酒歌詩爲日無幾而憂傷顑頷出苦語相慰勞者固十常八九甫追隨於東華北闕以立名砥節期勉獎藉曾幾何日月而先生棄余余復遭大故涕淚於江潭參宋之鄉每披先生遺文竊以爲今天下名士求先生

似者百千無一也先生之學與行人能言之余最以爲莫可及者惟其守嘗典鄉試河南磨勘獄起中先生者以毛髮之瑕下　詔獄是時死生在呼吸余計偕京師爲之惴恐食不能下咽而先生一委於命終日晏坐鈔經賦詩卒得無事以出出而放跡於江淮吳越凡六七年不問生計服御如寒人及而司銓曹職任考功是職也專司罪罰能禍福人內外之吏猾述令甲即可重輕其罪而先生一持以公門絕請謁退食時偕二三故人論文講道啜粥一設庭戶蕭然嗚呼非天下之至有守者其孰能之耶余又見其在考功無聯而齊級同時被謫者數人獨先生恬然如

平時日與余輩攜酒坐古松茂樹樂且忘返若先生者其心真不以富貴貧賤爲榮辱一罷再罷不得一日抒其所學遂倏焉以殁此余之所以不能無悲也方先生聞母夫人之喪日夜哭不止余覩其貌瘠聆其聲日嗜切切然慮之豈意竟死於孝耶而世之論者猶或執禮經爲先生惜過矣嗚呼孝節之謚私也實公也表先生之行也孝不可沒石不可磨也

一委於命一持以公論處特出手眼而前後絮絮滔滔尤有古意

飴山文錄引

飴山文集益都趙秋谷先生著先生於王阮亭尚書爲同鄉爲後輩又爲內戚因論詩不合遂爲談龍錄以貶之可謂矯矯能自立者然飴山蔣心餘有詩云談龍語誠妙氣象當過之及讀飴山集邊幅窘可嗤則矯其弊者之仍各有其弊矣古文力去陳言字字淸澈氣象亦遜阮亭然獨到之篇不平之鳴實有如鶴唳猿啼迴出風塵之外劍跳弓嘯伏于紙墨之閒者大倉沈子大序謂先生少負儁才捷南宮登館閣才氣魄力俯視屈宋微眚被斥才無所施偶觸于文不自知其鋒銛鍔厲激盪低昂以攄其磊落之

槪可謂能明作者之意者矣今錄其文爲一卷

飴山文錄

益都趙秋谷執信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栖雲閣詩序

淄川高念東先生始以雄才博學受知於　世祖皇帝由史官歷擢至少宰罣小累下遷入　聖祖皇帝朝累進至少司寇一退再起卒引年以歸臥里第者前後二十年壽年八十有六遺令不具遺疏不請祭葬及謚於　朝不求碑誌傳記於世之名筆蓋澹於榮祿名位其本懷也少爲諸生與益都孫文定公馮文毅公及先叔祖清止公齊名厚善咸推其詩筆超拔斂贍非時流所及新城王司

冠漁洋公與先生爲中外雖晚進詩名絕盛稱先生詩超詣妙悟不可以耳目町畦限之毎欲爲之論定先生笑而謝焉覩知閒有學識者晚以爲言先生不應故子姪輩無敢復請討先生平生詩不下萬首皆晦於家終不使斯世一睹光氣也已先生沒後垂四十年有賢孫三人不忍其終晦也合力排纂搜藏發覆乃知先生都無容心隨手棄置而已於殘帙敗簏中零星綴拾得詩僅數千首而重複訛闕者什三四請余訂正之余時已衰倦譬者獨持斧斤深入名山大壑所見者罔非干雲蔽霄之木將安施其力乎黽勉勞思久乃有緒刪其複者闕者定其訛誤者凡存

若干首區爲若干卷縱觀而長嘆者久之盖詩之道極敝於有明尤壞於科第館閣一落其中盲聾畢世積習堅牢不可拔而南北風氣則大異焉南中勦襲假諸僞久成性其立門戶笑北人爲空疎北人固無辭也有粗知問學者苟得而輒滿不足忌其或卓然能自成就則必遭排擠伴斥廢終身而後已先生獨能破除積習播其聲華從容而至卿貳其遺篇發露於四十年後將與岱北名山同其不朽非若文定文毅兩相國家書籍蕩散或付諸薪炭或辱於市儈即源洋尙書殁僅二十年亦彷彿無餘而先清止公集已雕之板遂無片存者先生棲心空寂澹於祿位

超然忘名矣而二者顧相隨不去一由於遇時一由於有役殆天實假之以吐科第館閣之氣而刷鄉邦閥閱之恥豈偶然者歟余自弱冠登先生棲雲閣既而隨先生於朝又侍先生於家誠不自意先生詩集乃成於余手然方今之時經識先生面者海內無幾人況欲知其出處大概究其詩格之所造與其久晦之由非余其誰屬哉余故詳述而謹書之庶有傳於後辛亥夏六月晦日館山後學趙執信序

此篇氣象頗雍容而牢騷之意自在

葬經改註自序

古人有能事將以示後之人則寓之於書後世沿文以求其意可漸漬而得之未有不通其詞而能有其事者也堪輿之術傳自漢青烏先生至魏管公明晉郭景純而大著二子軼事史傳並載之獨景純有葬書流傳至今奉爲不易之則書中數引經文爲青烏經也青烏之書旣亡可於斯得其大較而已近世青烏經忽出襍諸景純所引理無違者而詞不類疑好事者僞託而成以自衒譬如尙書之古文耳然古文遂自躋於典謨訓誥之列學宮守之冠冕累代而所謂青烏經者卒不能駕景純之書而尙之豈習

堪輿之術者其識解顧優於學士大夫歟嗟夫古今真僞之相乘亦有幸有不幸也抑嘗思之古文所以盛行而不敗者賴註家爲之羽翼今景純之書雖不爲僞託所掩而湮沒於庸陋無識藉術以謀衣食者之手其爲不幸反有甚焉余於堪輿非能知亦非願學惟是平生於古人之書必求其意每披誦葬書詞甚雅旨甚奥然僅能解焉覩其註不知出於何人庸陋矣而加以邪妄揣之必明時人也既昧其意理復誤說其文字幾幾乎使千古名賢與盲聾葬師欺天而惑人者如出一口是豈古人之所望於後世者哉夫僞尚書賴注者而流行近代始稍有攻之者葬書

乃以註者而沉晦日日以訛使後之人不復可通可不爲之大哀也乎爰以暇日取舊註而爬梳之刊落者什八九更復精研其書參互前後以求其是務中其肯會析其源流使要義微言朗然人心目間於是而猶有不能通其詞而知其意者蓋亦鮮矣此余之所能也若夫庶幾古人之能事則非余之所能也倘天下後世有間出之異人一睹茲編目寓道存遂造神奇依稀乎管郭俾余於青烏之庭爲守門之王輔嗣亦差以自喜也已註家易書之名尊之曰經北於唐賢撼龍疑龍之例固已無害且使註者藉一字而謝過云爾

以古文尚書作正襯旁襯別增無限文情

賀族伯恭如立嗣子序

持仁者必有後之說以概世而世有不然者遂相與疑之疑之者何也其不明於後之說也夫後之云者必有以先之苟非仁則無以爲之先無以爲之先雖後不後故古之無功德者不立族姓爲其易世而忘之也其甚者無善而有慝雖其子孫猶易氏而避之或不易氏而自云非其子孫則雖後不後也夫既能爲仁者以先之矣或收其力於他姓食其報於異類云若曰吾以後之其後之何也人之視之爲他姓爲異類天之視之皆其所覆而載之者也又況本支之近骨肉之親遡而合之固吾祖宗之一身者哉

而吾族之仁者恭如君乃於是有後恭如於余為伯父何以始未有後蓋自生而有疾足之官廢不良於行以故竟不娶人曰盍試諸君不可曰是天之窮我也我不可以悍且誤人子家故窶善殖其生膩致饒裕然不為侈好善樂施與其濟人之急及乎居所為便於人事殆不可勝計其大者吾鎮城之北虎山之下城之南鳳嶺之麓孝水之涯石路縈紆水波齧蝕為行者患若恭如獨以貲修築高廣之人齎負載咸獲帖然且又旁及於隣邑之橋梁祠廟無少吝孳孳勤勤如是十年族黨之有識者曰仁者也胡天未有以後之私計天之窮之者不可改也其所不可者不

能移也而天乃殺其從弟允如之喪使陳於君曰弟之子之獻既有妻與子矣願以為兒子君喜曰祖宗之靈也雖然吾分財與若而後子若子允如亦受之不辭於是擇吉日告諸祖而子之偕其妻子而還之族之老幼大小畢赴婦入室主酒醽子孫在堂奉壺觴雍雍如也酒半族之長老觴以賀君且屬之獻曰斯舉也天使汝後仁者也無不敬余從中坐執爵而起曰斯言也吾族之長幼大小皆在也夫惟吾祖宗仁以為之先故能一身分之以至今日凡吾之後之者若何也無以為先使子孫忘之避之越吾而追吾祖宗猶可言也無以為後自棄於他姓異類使人並

疑吾祖宗之仁不可言也今之坐者其皆仁者乎請因黍
如而省之長者韙余言遂書之以示未赴者

斬新議論從後字尋出先字即從先字鞭策後字

壽張安吉先生暨元配孫夫人並年七袠序

康熙辛丑夏五余訪舊常熟暮叩翁君秋允之門坐其齋中久之則與陶編修啟之偕來問其所自以張子維賢對余不知其為何人意其能與二君子者友蓋非庸俗流矣越明日維賢來見與秋允乃姻家也其人儒雅篤實使人可親及數日邀余至其家登所謂超然閣者觴詠終日心益重之因從二君子漸知其家世其尊君安吉先生者語所稱逸民也先世所遺城中居第甚宏壯漸之而不肯居築室南郭四面烟水北眺虞山與時推移油然自得外襲朱公之迹而內修陳仲弓王彥方之行遣邇亦以此推之

余心竊獨冀會以事亟往蘇州未遑造謁也而維賢遂與
余往來聞問不絕明年壬寅秋余猶在郡城維賢實來鄭
重再拜以文爲請問之則先生與元配孫夫人並年七十
親族里黨爭前稱賀欲得余文以適其意衘余且欣且怪
之自余來吳舊交新相識要余作俗書或爲詩文者蓋以
百數每不勝其煩然罕有爲其親請者乃今獨見之於維
賢是可欣也然維賢爲親屈不憚遠求則名公貴人踞高
位當要路自以爲操作者之權而時流亦競奔走之冀一
書其名於屏幛以爲寵榮者比比然矣維賢顧不之趨而
獨就余蕭落之人於寂寞不能自得之境一若非余不可

以壽其親者不亦大可怪乎旣辭之不獲則退而深念曰是安吉先生之敎也夫試緣先生之迹以觀其所存去喧而處獨避俗而樂靜年高而神充體健而多福蓋深有取諸坤道之安吉以成乎賢人之可久者是其自造乎壽之域也深矣而名公貴人赫然爲時所宗者必不能知是理庶幾落莫不能自得之人測量而能道之是以援意於維賢而維賢遂鄭重以來也余旣欣然以應揣其意以爲之詞無取乎世俗諂諛蕪陋之指然猶有不自安者嘗孰爲東南名區文獻之盛甲於海內文人才士指不勝屈矣余之學亦私淑諸其邑之馮氏者爾即以目前言之旼之余

所與自餘識與不識如其輩者尚夥人璞玉而家夜光余毋遊其中恒惴惴乎有戒心焉計與維賢莫非夙友咸推重乎先生而各出所長以爲之壽鴻篇異藻絢爛堆積超然之閣將不能容而余持佔畢怪石輒入五都之市掉臂而不自恥不亦鄙乎雖然千乘萬騎必有前驅願陶翁二君子者於英彥如雲之際述余言以先之

中間從諸文生出欣怪兩波亦是尋常避熟之法妙在即從此轉合題面發揮題意不煩另起爐竈則匪夷所思矣

壽翁母王太夫人六秩序

雍正乙巳之冬執信方屏處山齋客有來自聊攝之間者諗余曰濮守翁君雨麓濟上之良有司也遠近莫不知其同官諸君子咸舉之以爲儀式也今且推敬於其賢母王太夫人明年甲子週矣請以金幣壽而翁君辭焉甚力請易以文辭翁君又辭辭不獲已則曰非趙子莫可者必文詞也是其意何居執信曰有是哉余蓋有以知翁君之意翁承先公大司寇鐵菴夫子之家學與其弟秋允君皆幼而能成就卓然自拔於流俗俛而作吏非其好也今諸君子將諧頌太夫人之德則必推本於夫子其操翰墨者何

人或言之而不能知或知之而不善爲詞依附近代鋪張繢藻采摭記問浮游而無當甚者與違其則擬非其倫而輒進之太夫人之前譬如眇者跛者雜沓於庭徒以資太夫人之一笑不已瀆乎抑爾麁與秋允其能無憎諸乃若執信居夫子門下親蒙指授五十年於茲數遊吳會四拜太夫人於堂海內之士知君之家者莫執信若也而性不諧俗不肯婾娿嗌啞與齗齗走相附和文雖不工乎庶幾免於笑且憎之外也是以可知也客曰然則言之奈何曰昔者執信之追隨夫子於館閣也夫子年踰四十未有嗣息元配錢太夫人者以操行高鄉黨相莊者又十餘年知

交往往憂之或者曰仁人有後之說其不可信乎孰信獨曰否否是猶有待也旣而繼室以太夫人孰信曰必於是焉在余未幾果達與兩君雖夫子亦以孰信為有知者衆徵其說孰信曰余朝夕侍夫子旣篤信夫子之仁而又熟聞太夫人之德也竊嘗上下古今而深測乎天人之際矣天之於盛德至仁將厚有以酬之自非計之旦夕而已則必有以助其成而善其後而後可以流其慶於無窮夫子以名家中落遭世多難早年奔避四方飽經困苦幾不能自存而後登高第列上卿勳望爛然家聲且什伯於舊矣意固可知也然志耽林壑年向衰暮其得兩麗也已五十

有人得秋尤也六十有二矣門戶事重難驟見其成立每
與執信言則惻惻焉於是必有太夫人之德以助其成而
爲多福之基有太夫人之才以善其後而集可久之事業
繫於宗祊而休播於渤野天定之矣夫豈偶然者哉當夫
子之復於列星也太夫人年未四十兩君方在提抱中外
親疎交訌迭伺太夫人持之以靜定而收之以慈和羣情
翕服罔有間言今垂三十年矣過其門登其堂無異夫子
之時也執信與三吳有識恒嘆羡欽仰以爲罕覯而其教
兩君也優豢以啟其知嚴正以束其行遂能擇交廣益蔚
爲聞人今秋尤尚力戰場屋期以繼先公之文學而兩巍

僩然爲海岱康吏稱首曹濮之人戴之如召杜凡其補苴
公家之闕而竭力以救積荒者太夫人實出家財鬻田廬
以給之覩前代所傳賢母者無不及焉雨麓用是彷彿先
公之勲業而致諸君子之奉爲儀式也有由來矣諸君子
顧不能盡知之而第欲瞿目前推敬之意不過祝其壽越
期頤孫曾滿前兩君皆躋顯位叠邀恩錫以爲太夫人榮
而已而余又將奚之何也太夫人受於天者固無假於人
言者也業已從夫子膺極品之封矣就令雨麓速擢八座
秋允立撥大魁其所以尊崇乎太夫人者甯遽有加耶區
區之懷誠使雨麓益厲精於政事秋允肆其力於文學終

無墜先公之緒而子孫衆多世出英賢之士無泛泛以富貴表見能光輝史册使夫子之門日以清峻永久勿替而皆本之太夫人之一身豈非盛美勝事不第門下士之私願亦爲諸君子與天下之人之所樂聞者歟客聳然而起曰善哉言乎請以復諸君子余因書以遺丽麓俾載之家乘云

序壽俗題也然凡人皆有貼切不可刋置之境地第能深知而文之以詞則無俗而非高雅矣讀此文當自知之

大河北岸新建山東行館碑并銘

夫人爲一事而有利於己無損於人君子猶或許之況能爲人利者乎至若損己而利人其爲利也又大且久庶幾乎安人而濟衆者用是著稱海滋而噴騰於宇內人士之口甯有極哉大河在淮安境其南爲淸江浦人所趨也北岸爲王家營凡將渡及卻渡者必於是焉棲息托乎逆旅逆旅之人控河以爲喉據要害以爲龍斷尺地勺水悉從苛索莫辨科條或騎乘不勝其任倉卒料理亦任中飽甚則風雨泥淖之顚頓大而死喪疾病之患者小有滯留愈肆要挾恣欲無厭困乏者動遭斥拒流離怨歎山左境相

鄰接來往彌亥嘗之尤熟其人貿易於浦者頗有豪士呂王趙三子者耳目所觸義激於中相謂曰與其爲桑梓之力盡輸之東流易若吾儕合數歲之息以塞其實大張齊魯之風豕爲鄉邦之利豈不快歟既爲之倡鄉人競和遂買宅於四達之衢基廣而勢完構客館焉外堂內寢其後禖室紆曲有容羣居不溷牀榻几席杯盤七箸之數畧無缺少因地爲廐多設櫪阜雖輪蹄紛沓無露處者前列二肆一具蔬食一供酒肉芻豆充羨館中食料就肆購之餘不費一錢也間有意外之需則令館人呼工匠僕夫面相可否其詐無所售不復仰外間市儈之鼻息矣雖留連

旬日宛若家居忘其爲客其區畫致精乃爾榜其門曰山東行館他省人不得與焉罔不趑趄嘆羨街中諸逆旅心愠而口津津然莫能撓山左之人則交臂直入鄉語喧譁歡聲雷動其仕宦者曰當刻石記之有常生素識余自言曰吾當走千里求文於秋谷翁既至以爲請余以昏耄與文字絕闊之躍然而起曰有是哉余殘年向盡乃覩此善事乎平生恒遊江南累歷河岸深悉其俗習曾未得享自然之安如今所聞也雖不能往矣而中心暢然無殊親歷立綴腹稿口授兒慶書以畀生且系之銘曰

休哉良士樹德滋兮安千萬人不吝貲兮大廈既立來往

依兮載惠以行無盡期兮迴憶疇昔地藏機兮居食杌隉逮我達兮乘蒙而出沿爲規兮雀鼠縱橫魚黿嬉兮一旦宴然信宿宜兮齊會之人至如歸兮東道坦坦日風馳兮歡溢海岱達赤畿兮南國華膴效著誰兮河雖北徙淮不移兮注海湯湯仁聲隨兮余文貞石揚光輝兮峩峩水涘植不隳兮稅駕橫之心神怡兮

銘尤佳

耿益都東歸擁馬圖記

丙申秋九月有吳客過趙子之居者驚詫之聲動於門狂喜之容溢於面趙子迎而問之客曰適從青州道上來曰其有所見乎曰然見夫縣令耿君之行且歸也趙子瞿然曰噫是吾益都之賢令也頃以公事遠赴塞北深非吾儕之所願然而無以止之也今者歸乎子之見之也何居客曰昔者吾宿於村舍辨色而發則道周之人盈焉立者坐者跛者跪者步者羸而扶服僂而杖者負擕孺稚者具衣冠者手壺榼者衣結履穿者緇而髡者婦女作隊相牽曳者皆舉首注目曰耿君且至初陽欲升塵霧未豁有數騎

日西馳來馬瘠裘敝寒色可掬也周道之人趨風而前有乘騎者面黝黑髭鬚斑白衆咸擁之或捧其轡或戴其足翕然拜跪歡號叫哭聲如風雨吾意此耿君矣君下馬與衆語語不可聞但遥見衆悲喜狀君亦時時泣下爭奉酒炙君飲啗之徧而後上馬鞭未及揮後遥者至麋奔蟻聚蓬路梗塞吾輿行旅既不可以前亦樂哉乎有是觀也耿君十步而一下一里而百醻雜遝邐迤越乎淄水是臨淄之域也其民曰曩者君之視吾縣也如一於是民之迓之也亦如一既退州城日已晡矣望城盡出張幟彌野旌旆蔽天鼓吹動地耿君將爲禮飲而吾乃假乎逆旅而息爾

吾豈不知耿君之爲令也奚似第羨其飲也豪雄而其行也喧赫耳矣趙子曰子之言信矣吾更有以語子自古史傳之所稱乎爲政者莫難於得民心夫民心非發於不及覺而動乎無所爲固無由知其得之否也大抵守令之始至也士民之心其誰不忻然嚮之未幾而怨怒隨之矣是故驗民心之於守令者不於其暫於其久不於其居職之日而於其去後吾見邇日之以覔吏稱者遷敗小不如意其民紛然相扇動近則趨會城遠或走行在千歌萬呼觀聽甚美旣而情見事露非刦之以威卽啖以厚賄耳天下皆然而吳中爲尤甚是可以爲得心乎子之以喧赫羨也

蓋狃於習見而未察乎齊俗也齊俗以夸詐著詐則不可以愚夸則不可以豪尋聲逐跡羣爲逢迎未之能也自耿君之來令吾縣也視事如其家事歷十有三年而未嘗少變吾與士大夫咸知君之善而未知民之知之否也其以公事去也吾儕惜之亦未知民之惜之而思之否也崎嶇戎馬之間往返八千里君尚不敢自必其歸而愚君者復大言巧詆惑恐乎四境天幸得歸倉皇而飄忽雖察采尚不能知惟民之近官道居者偶然知之於縣之民什之一二耳而其愛戴奔走霍耀耳目業已如是令其民盡知之絕山跨谷雲擁雷動吾恐牛山淄水之間且不能容人具

一勺酒而君之豪飲固不能勝也是乃所謂發於不覺而動乎無所爲者求之史傳猶罕覯焉而子獲見之其驚喜也則宜而其賞譽也無乃褊乎客謝曰夫子教我矣吾知翁事請寫賢令之貌圖其盛夫子爲之記以風示吳中趙子許之乃延客爲圖圖二本皆書斯文一畀客一以遺君藏諸家

妙在都從客眼中看出卽從客口中敘出而已更用深透之議論以足之若以此爲獨得其眞而情尙未盡者真妙文也

張母王夫人哀辭

夫人淄川王氏適余里中張氏皆名家而中落父曰廣銓粗能自立舅姑並早世夫子曰子惠才而不遇年垂四十遂不祿遺孤三男子戚族莫不悲傷太息將何以有成耶夫人奮曰必我能也使我子視有父之子有過之無不及焉者乃使長子佶讀書次子健學於農佣尚幼也教之如成人既而使從佶學夫子初貧甚夫人操作勤苦家浸以裕既爲未亡人自力彌倍兼綜外政見子之勤也喜惰則怒聽察無方恒以嚴自抑其慈三子亦奉命惟謹張氏在余里世有文學科第佶於家庭間業外時往外家多從淄

中儒者遊又介於其外王父以執經於余文曰以工斬然見頭角矣夫人督之不少息辛卯遂以尚書魁鄉榜倜亦有聲郡邑試於是向之悲傷太息者莫不轉而羨且歎也余女弟歸張孝廉虞言於夫人娣姒也嘗爲余言夫人性識強明持家斬斬然入其室庖湢得所內外修整方貧不頹其志期子必遠大既有起色處之淡然無溢容病且革經營存歿儀物畢具成以授諸婦神明不亂蓋有大異於人者余以是知之稔悉佶則造余廬拜且泣曰請先生爲文以傳佶之母余許之乃以所聞知夫人之行事歷舉而問佶曰信乎佶曰是則然矣佶猶有所問焉今佶之外王

母非先生之妻之姑乎曰然佶之季舅非先生之從妹壻乎曰然然則先生第知佶之母爲孫氏出也余駭曰實不聞出於他氏佶乃大泣曰此則先母之篤行隱德雖先生尚不能知也已昔者佶之母甫周歲而失恃孫太夫人繼母也佶母事之無忤色無後言服勞幾諫出於至誠蓋不自知其前有母而繼母亦不自知其未嘗生吾母者以是宜乎母子兄弟之間終身翕然昨舅氏聞佶母之變馳而至撫棺長慟曰此後無復有與我母言者矣則所感可知也余益大異乎夫人思所以揚其德謂佶墓門之石余深願文之然菲期廹矣無及姑爲辭以抒予之哀可乎辭曰

於惟夫人潛昭令儀兮繼續前哲孝水之湄兮孝爲至德
匪易嗣徽兮訓子成立猶行之微兮式其微行闡闡之師
兮余爲撰述邈焉難追兮他時朝典錫以豐碑兮余知賢
子當爲書之兮

後段肇肇飛舞前亦遒潔

潛邱先生墓誌并銘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姓閻氏潛邱其晚所自號也先生非今之人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文皆精晰而默識之其篤嗜若嘗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若織絲者之於絲縷纖縈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於諸經註疏皆能成誦史學綜核貫穿少讀尚書多所致疑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間半出傳會遂著尚書古文疏證復爲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疏證迄未成書而所引

類魏晉以前書浩然不可窺其涯涘其論泰誓武成斷爲僞託雖專家無以難也常疑論語書孔門弟子皆以字而漆雕開獨名爲不倫乃據漢書古今人表開實名啟以正太史公列傳之誤諸所辨正多此類嗚呼微言絕而秦火熾後代儒者非剽賊浮華即迂疏言理耳先生起於二千年中抱遺文而獨窺末豈偶然哉東發與前輩名流遊處莫不傾與之謂所就非我曹所及崑山顧處士炎武以博洽稱毋不可一世先生壯歲返太原見其所撰日知錄即爲改訂數條處士黽勉從之中年在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辨汪性護前嘗與先生議喪禮不合輒謂人曰

首詩覩在而諒凶事可乎先生曰於史蕭望之以禮服授
皇太子漢不諱也唐人去國卹篇而以凶禮居五禮之末
識者非之於經檀弓篇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
哭之按孟子孔子沒子張尚存則記所載曾子問亚其親
在時也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是以
子問父也注無以應聞者莫不駭服崑山徐尚書乾學以
文章被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
生爲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尚書旣歿先生居於家雖守
土大吏及南北好事者類謬相推重而實無有爲之地者
故先生卒窮老不遇始應鄉舉屢躓塲屋一以博學鴻詞

徵試　闕下罷歸歲在癸未　天子南幸過山陽有以先生名聞者召見竟亦不果明年　皇四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則相待厚甚踰於賓友悉索所著書自二種尙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手校困學紀聞古文百篇凡八種首付紀聞剞氏餘將次第爲表章海內有識者始爲先生疑彌爲斯文幸而先生不起矣時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八日年六十有九先生先世太原人自六世祖諱居開始遷山陽曾大父諱國順以明經官訓導大父諱世科明萬歷甲辰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發績卓然考諱修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也以文名一時

撰述甚富至先生家日落而名益以起隱然爲文獻之宗矣先生元配梁氏繼配張氏皆先先生卒將於先生之葬也而祔焉子男子三人詠有學行少舉於鄉多爲賢豪引重次訓繇次識略女子五人婚嫁皆令族孫男十有一人先生之學寖惟顯於後世蓋將大其家矣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屢至先生家引與談議許爲忘年交信之學視先生蓋溪沼之于江河也而先生顧盛稱其詩文自以爲不及疾且革命詠曰必使趙夫子銘我墓詠泣受命由潞河扶柩歸卜以康熙丙戌十月七日葬於山陽城東南之學山墩匍匐詣信以遺言告信其何敢負先生知且虛

詠之懇乃為之銘銘曰

先生於學適嗜慾少壯迄衰日不足典墳索丘究在腹旁薄紛綸引以觸理細大緒窮繁縟地千萬星燦手目專臬百代儼覘矚上鄰嶽嶽折五鹿談家如雲甘屈辱經神武庫騰高躅聲日以昌身終伏暮齒淩亭嗟不祿大雅摧歲淮川曲於文先生後私淑

起段摹寫最奇銘亦精鍊中間落落徵實不礙文格後之作傳者數家則皆如塗之附矣

原山考

鎮城西十餘里有大山横亘一方之望也其來西南自泰岱連綿將二百里至而特起聳拔雄秀俯視諸岡巒無敢抗者北下轉西六十里爲長白山形勢僅相當耳而彼稱副嶽茲山名獨不顯里俗呼爲禹王山余嘗咲其不經今博考而細按之蓋所謂原山者也孔安國尚書禹貢注云淄汶二水並出泰山郡萊蕪縣水經注同而語尤詳明謂淄水出萊蕪縣西南原山下世謂之原泉今原泉爲淄水西岸之村余別墅在焉去淄水之源僅五十餘里蓋淄流至是而始大也前後漢書晉書並於太山郡萊蕪縣下注

有原山淮南子云淄水出飴山原山之別名也魏書太山郡下無萊蕪有嬴縣其山名馬耳山亦謂原山之別名蓋萊蕪縣自西漢以來至是而始廢縣廢而山名亦遂隱矣括地志則云淄州淄川縣東北有原山淄水所出嬴縣即今之萊蕪縣也淄川即今之淄川縣也淄川蓋其時分太山郡之地而設唐宋皆不改唐杜佑通典載淄水於般陽縣下而無山金史宋史並無山可謂漏略矣元初地入青州益都路以故于欽齊乘言淄水出岳陽山東麓即古之原山也欽始未嘗親至其地但因依酈注以原泉為原河指岳陽為原山而萊蕪縣故址在岳陽山下北去原泉三

里耳齊乘不知亦欽之疎也近代青州府志云出於萬歷年間馮宗伯琦鍾司空羽正之手於鎮境山川什不存一其原飴馬耳岳陽四山名盡付烏有似目中絕未見孔酈以下齊乘以前之史志者於村落溪壑隨意立名直如夢中鬼語貽誤無窮明代學者雖粗淺料二公決不至此妄庸人無所忌憚貽玷前賢君子羞之　本朝康熙初閩人渠先登自吏官擢讁爲青州通判分隸來鎮有里中老書生二三人其爲鎮志其學謬與青州志彷彿耳圖鎮境於城西作高峯揭之曰原山而於諸書無所徵引空言高唱何以塞後人之口近見萊蕪縣志於其城北之山亦指爲

原山竟不知其縣爲前代之嬴縣也不過據舊志萊蕪縣原山之文與蔡沈注書何異此其憒憒尚不中與于欽作奴況其上者乎鄉先達孫文定公病新志之陋更爲顏山雜記云岱去長白一百里中間之山大於長白者多有圖經皆無專名蓋爲茲山鳴不平也公素稱博洽其他著述頗引水經注而於此獨茫昧不之考殊不可解蓋其書成於里居之後以故相之尊不復能涉歷幽僻惟寄其耳目於其族子寶侗貴胄疎慵形於翰墨無足怪者前任青州太守張君延名手重修郡志又誤信其宗人爲鉅公荒穢錯亂更甚於舊志可慨也比歲有湖州老儒胡渭者著禹

貢雖指以水經注爲主而出入穿穴於諸書纖毫不遺其言萊蕪舊縣之迹宛如圖畫其言原山延袤青徐之境旁礴四縣益淄章萊中間道里遠近向背其參互諸山雖有別名皆原山也次第無少誤者土著之人所不及衡之昔人惟道元可與雁行孰謂古今不相及哉余嘗以暇日策蹇獨出由青石關至原山之極南有分水嶺其水東流爲淄西流爲汶迹甚分明始信酈注之可貴尙因嘆著書之難夫山川傳自往古非如郡縣城郭歷代數有遷改名境混淆何以三代以來之名山而泯滅以至於此總由臨文者信耳而不信目任手而不任足學術日疏文章掃地　本朝

奉諭旨修一統志六十年而不成藉使酈道元者生之胡渭佐之于欽以上者爲之繙閱奔走則煌煌大觀立見於盛世矣自傷老病恐未能待也乃若禹王之名出於荒傖村叟之口不足與辨每語兒輩以爲笑柄今第辨正其大者云爾

宇內名山大水不見圖經者甚多而見圖經者位置又多不確安得如先生者一一辨而正之

分境議

鎮城之西有大山焉即水經注之原山淄汶二水所出者也荒僻不學之人因其峯巔有祠妄指為禹遂呼禹王山胡氏禹貢注云原山於岱北諸山最高大盤踞四縣之境東益都西章邱北淄川南萊蕪以今考之信然于氏齊乘非是其所指淄水之源尤謬誤有明以來府縣諸志類皆泄昧且并山名而遺之其病在文字也至青石一關乃齊魯之巨防此邦之門戶鎮顧不得而有之則建置乖方當事者受其過矣緣此二者遂使三代以上之名山及雄關巨防皆自棄於無用之地泯然不得効靈於　盛世非士

大夫之恥乎今執事憫此鎮之太遠於益都縣治民重困且以將分二鄉三十四社爲一縣老民聞之曰善哉此良規也此急務也雖然必求其盡善則能免病與過可以與士大夫之恥而洗之矣然則盡善奈何曰先定其名夫顧神也孝娣也言不雅馴其不可以名縣明甚惟名之以原山則是合水經古名而躋　聖朝於虞夏之間斯盡善矣然益都之境僅在原山之外不能取原山而獨有之何得擅其名乎曰不有原山則縣不可立何也失地利與人和也夫既盡有二鄉三十四社矣奈何失地利諸社之民懽然出於水火矣奈何失人和曰原山雄峻靈秀爲鎮之望

雞猶首也而不能有之青石關鎮之喉也又不能有之彼諸社者皆腸腹尻臀耳雖有之何足以語地利山之西偏入章邱境者殊不甚廣其全體蓋淄川萊蕪兩縣分之自原山而北皆屬淄去縣治六七十里原山之南皆屬萊去縣治百有餘里其鞭長不及何異益都之於二鄉乎其民之苦於奔命何異三十四社之於益都乎新縣臥榻之旁左謳歌而右愁嘆何足以賜人和然則必盡二縣之境而取之斯爲有此山青石關亦萊之屬也斯兼有此關於是縣乃可立而名實無虧歟曰然然則淄隸濟南萊隸泰安可越境而盡奄之乎曰非也吾第取其與此城相當者適

可而止爾然則此山迢遞南來綿延北去望之而不可極也何以定其適可何以定其疆域老民曰噫嘻天定之矣自原山北去至大峪口而斷其中一水名石臼河東入孝婦河此天然與淄川分界者也自原山南下稍遠越礬口嶺至分水嶺而低其水西流爲汶東流爲淄由青石關外入長峪道貫乎益都之境此天然與萊蕪分界者也盡取二界中間爲新縣有西與萊卽接壤則得山得關得地利矣山中之民近依新縣作息嘻嘻永無勞苦則得人和矣縣於是乎立名於是乎定西倚名山北連大邑東盡諸社之與衎南扼關河之險要可以登地官之版可以入郡國

之圖將見　本朝建置迥過漢唐宋明非盡善歟然則所
取於二鄉之田賦不既奢矣乎曰否否原山以內之田皆
劚石堆土而成大不及三畝小不及一畝其村落依石就
木類於巢窟多者二十家少者八九家而已自大峪口至
分水嶺通計二縣之田不過數十頃厥賦下下可三四百
金山外石臼河以南淄境村莊惟有吳家宅南域城北域
城東域城平堵溝趙莊六處通計其田多不過百頃賦可
八百金此與鎮城北境接連者也城南境與萊蕪連接者
有山無田窰口道青石關一帶二十餘里皆懸崖複嶺而
已直至淄水以北始有村墟而河莊車府莊西石馬莊爲

大其田不及三十頃賦可三百金統而計之所益於新縣者斷不能滿二千金淄萊兩縣賦無毫毛之損而民免科擾之煩此亦人情之所大樂者已時至事起待人而成丞爲泰山以北名區盛事倘何病與過之有哉民哀病胥庇中夜不寐聊效區區當事者要於盡善則大不朽之功有所歸矣文字之恥老民任之謹議

以鄉人言鄉事聚米畫沙如指諸掌先生已草職爲民而于鄉里盡心如此斯爲可欽

題王麓臺畫卷 阮亭故物也

我朝以詩文書畫致身通顯者有人焉二王先生衆謂之無媿者已新城之阮亭以詩太倉之麓臺以畫阮亭由郎中改官侍講麓臺由給事中改中允一至刑部尚書一至戶部侍郎始終相彷也尚書之詩余能知之侍郎之畫余貌知之耳然阮亭於並時詩人樂共推轂而惡與己者有俛首及門譽之不容口由是名日以高麓臺於丹青之士不肯同無輕許可有盧山人王翬以畫爲市致貨山積商邱宋牧仲尚書奉之如神而麓臺鄙詆之二先生之廣狹何相懸如是歟余嘗謂中無所主者欲人之附和故難定

是非中有所得者不依倚乎世故能立異同以是而論自古文人才士未有扶同天下之人而能不朽於後世者也今二先生身歿不及二十年麓臺之畫人人知愛重阮亭之詩聲華漸不如昔其藏弆數澂卷散若飄風并此畫其家亦不能有矣而麓臺以畫承其祖卓然傳諸異代余披斯卷也悽愴久之將無詩之爲難工蓋什倍於畫耶抑祇乎得之而知之者而不繫乎衆論之無媿否耶余無以定之無想道人趙執信題於因笑臺時戊申夏五九日雨中

先生于阮亭沒後尚不能滿亦公論也